

异侠系列
YIXIA XILIE

【卷七】

黄易

BIANHUANGCHUANSHUO

边荒传说

边荒传说



华文出版社

异侠系列
YIXIA XILIE

边荒传说

BIANHUANG CHUANSHUO

黄易



【其人其书】

黄易乃新一代科幻和武侠小说作家，自创“玄幻系列”和“异侠系列”，以独特的笔触，深刻的思想，妙想天开的情节，动人的性格意境，深受读者欢迎，俨然带起了一股新品种小说的潮流。虽说其中真正的影响，现时言之仍是过早，但黄易小说却毫无疑问正走在时代的尖端上，以最奇异的笔下世界，以他那种震撼性的方式和风格，进行着对这时代的深省。无论在他超时空的国度里，又或在古老日子里对武道的追求中，他都在寻找人类超越自己的可能性。看他的书，便若跨越了现实和幻想的边防，踏足于一个接一个玄异的梦域里。

拓跋珪称坐忘师帐幕内，心中颇有犹疑不定。自懂事以来，他做事从来爽脆利落，决定了的事从不后悔，可是今次因牵涉到他最好的兄弟燕飞，他首次苦恼起来……

ISBN 7-5075-1934-1



9 787507 519341 >

责任编辑：张丽慧
特约编辑：王强 吴振弟
装帧设计：夜猫子 黄炜瑜

ISBN 7-5075-1934-1

定价：330.00元（全套共十五卷）

每册22.00元

I247.4
72+5
:7



异侠系列
YIXIA XILIE

【卷七】



黄易

BIANHUANGCHUANSHUO

邊荒傳說

華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边荒传说 / 黄易著. —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5.10

ISBN 7-5075-1934-1

I. 边 ... II. 黄 ...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13126 号

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邮编 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

网址: <http://www.hwcbs.com.cn>

网络实名名称: 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 hwcbs@263.net

电话: (010) 63370154 (010) 63370169

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省肇庆市科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87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 158 印张 3940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定价: 330.00 元 (全套共十五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邊荒傳說

卷七

目 录

1

第一章	战云密布	1
第二章	千里战书	10
第三章	雪中送炭	20
第四章	不欢而散	28
第五章	幸福之门	36
第六章	问天无语	45
第七章	荒外聚义	54
第八章	末路英雄	63
第九章	三天之期	72
第十章	截击战术	81
第十一章	心惊肉跳	89
第十二章	连环毒计	97
第十三章	天大喜讯	105
第十四章	道法交锋	109
第十五章	执假为真	117
第十六章	雪中送炭	125
第十七章	淮水风云	134
第十八章	白云古刹	142
第十九章	三佩合一	150
第二十章	英雄救美	158

邊荒傳說

卷七

目錄

第二十一章 洞天福地	167
第二十二章 天降凶兆	176
第二十三章 大获全胜	185
第二十四章 淮水夜话	194
第二十五章 荒村鬼踪	202
第二十六章 佛藏之秘	211
第二十七章 灾异呈祥	217
第二十八章 刺激好玩	226
第二十九章 敌友难分	235
第三十章 忍辱负重	244
第三十一章 如意娇妻	253
第三十二章 患难真情	261
第三十三章 白雁之恋	270
第三十四章 放君一马	279
第三十五章 横生枝节	289
第三十六章 宿命对手	297
第三十七章 玉石俱焚	305
第三十八章 反攻大计	314
第三十九章 雪下生机	322

第一章 赌卿一吻

慕容垂和纪千千并骑驰上高岗，遥望西边落日的壮丽美景，原野绿白斑驳交杂，正是大地春回开始雪融的奇景。

在七八里的远处，出现一座城池。对纪千千来说，随着慕容垂的大军到临，战争与死亡的阴霾，已覆盖了这个区域。城池后一重一重的山影，在斜阳下枕着初春融剩的冰雪，仍是一片의 安详宁和，浑然不觉人世的变化。

纪千千暗松一口气，到此刻她才可以肯定，慕容垂的军事目标非是燕飞的朋友拓跋珪。自从离荥阳北上后，她一直为此担忧。

亲卫们留在岗下把守。

慕容垂神态从容轻松，以马鞭指着城池道：“此城名邺城，是叛贼慕容永的伪燕都长子西面最重要的城池。”

纪千千道：“邺城后方的大山是否太行山呢？”

慕容垂讶道：“正是太行山，此山延绵百里，横亘沁水北面，想不到千千对北方地理如此稔熟。”

纪千千道：“皇上是否要攻下此城？”

慕容垂微笑道：“如论现时双方兵力，我实及不上慕容永。伪燕军多达十二万人，而我大燕军只在六万人间，正面交战，我慕容垂虽不惧他人多，可是折损必重，不利日后的鸿图大计，实智者所不为。”

纪千千感到慕容垂智谋叵测，这么领着大批军队，昼伏夜行的来到这里，而他根本没意思攻城，这算什么兵法？

慕容垂淡淡道：“在太行山之南有一条著名官道，名为太行大道，可供迅速行军，如攻陷邺城，可沿此道向长子进军，即使行军缓



慢，三四天亦可达。千千若是慕容永，见我在邺城西南处集结大军，会如何应付呢？”

纪千千心忖如自己表现得太出色，慕容垂说不定会生出戒心，可是如说得太不在行，慕容垂会失去和自己讨论战略的兴致，如何拿捏实教人费神。

秀眉轻蹙道：“如果我是慕容永，当然会派兵来援，只要守稳邺城，皇上便难作寸进。不过皇上特别说明把军队集结在邺城西南方，内中暗含玄机，我想不通哩！”

慕容垂欣然道：“千千果然是冰雪聪明，难怪被荒人选为统帅。请容我先解释针对伪燕而定的整个策略，如此当可看出端倪，明白我的用心。”

纪千千忽然有点内疚，慕容垂每多透露点他的谋略，她便了解他的军事手段多一些，将来更会利用这方面的认识来对付他。她真的不愿处于这么一个位置上，可是为了小诗、为了燕郎和她自己，她必须沉着气奋斗，直至破笼而去的一刻。

慕容垂悠然道：“自大秦解体，北方陷入无主之局，各地城镇落入土豪守将的手里，任何人想争天下，必须软硬兼施，把城池逐一夺取，变成一个尽显人性贪婪的霸地游戏，即使力有未逮，仍忍不住地盲目扩张，这就是目前北方的情况。”

纪千千芳心轻颤。

只有对人性有深入了解，方说得出来这番话来。慕容垂叙述的情况，不但可用在军事扩张，更是商贾最常犯的错误，往往在顺景的时候，盲目扩展至超越自己负担的能力，一旦逆境来临，便束手无策。

苻坚正是犯了这样的错，在内部仍未稳之际被谢玄大败于淝水西滨，国土立即四分五裂，无力挽回颓局。

慕容垂微笑道：“坦白说！拓跋珪是帮了我一个大忙。我正愁不

知如何把慕容永引出关中，他却攻陷平城和雁门。于是我装作必须全力讨伐拓跋珪，把洛阳和荥阳之外的关外数城军队全部调走。慕容永遂以为机不可失，立即出关攻陷长子，又蚕食四周城池，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攻下十六座城池，开辟出北至太原、东至邺城、西至西河的伪燕国土。本来太原更适合当国都，可是慕容永为了应付我大燕军，故以洛阳北面只百多里远的长子城为都，此着有利有弊，在城池的守御力上，长子是远及不上太原的。”

纪千千道：“姚萇不是你更大的劲敌吗？皇上这么做，令姚萇轻取长安，不怕羌人坐大吗？”

慕容垂点头道：“千千的看法很有见地，只是不明白我族的情况。一族之内岂容两种旗号，这是我们慕容鲜卑族的家事，先匡内后攘外，只要我收拾了慕容永，慕容鲜卑族将全体向我归心，令我声威大盛，天下岂还有能对抗我之人？”

纪千千心中叫苦，慕容垂看来成竹在胸、胜券在握，他愈强，拓跋珪和燕郎的处境愈危险，此事怎办好呢？

慕容垂目注西方地平取代了黄昏的夜空，道：“关中四分五裂的情况，尤过于关外，何况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姚萇要清除大秦的残余势力，还须连场血战，那时只要我尽取关外土地，姚萇凭什么来和我对敌呢？”

纪千千道：“我明白了，皇上屯军于此，是要引慕容永率军来攻，解救邺城之危。”

慕容垂道：“千千只说对了一半。”

纪千千不解道：“难道皇上还另有奇谋异策吗？”

慕容垂道：“千千不明白慕容永对我的畏惧，就算他的军力倍胜于我，仍不敢在战场上与我正面较量。只有在我攻击邺城时，他方敢通过太行大道，对我的攻城军来个内外夹击。表面上看，此亦为最好



的策略。”

纪千千恍然道：“所以皇上并不准备攻打邺城。”

慕容垂微笑道：“在长子的东南面，分别有两座军事堡垒，扼守两方。慕容永得到长子后，便大力加强两垒的防御力量，在战略上是无懈可击。东面的轵关，堵住太行山大道的出口，而南面的台壁，若要从洛阳北上，必须先破此关。”

纪千千同意道：“看来慕容永并非平庸之辈，难怪皇上要亲自对付他。”

慕容垂叹了一口气道：“千千不知我多么希望能亲率大军，直捣盛乐，把拓跋珪那吃里扒外的小儿斩杀于马上。”

纪千千心忖幸好有慕容永令他耽搁在这里。

慕容垂问道：“千千猜到了我对付慕容永的手段吗？”

纪千千发自内心的露出一丝苦涩的表情，轻轻道：“皇上的神机妙算，岂是千千能够猜测到的？”

慕容垂欣然道：“千千不觉得有趣吗？我给千千三天的时间去作分析。不过有赏也有罚，如千千猜不着的话，便须向我献上香吻。猜对了，朕陪你到太行山的名胜游山玩水，千千还可以试试山内的著名温泉。”

纪千千垂下头去，没有答他。

慕容垂苦笑道：“千千是否感到不公平呢？”

纪千千蓦地抬头，秀眸射出无畏的神色，若无其事的道：“公平也好！不公平也好！并不是我目前考虑的事。皇上可否给我一卷有关长子、台壁、轵关和邺城一带的地势图，三天后我会告诉你我的想法。”

慕容垂漫不经心的问道：“还有一件事请千千赐告。”

纪千千讶道：“皇上请垂询。”

慕容垂淡淡道：“荒人间正流传一件奇怪的事，说燕飞曾到荥阳密见千千，未知此事是否属实？”

纪千千一双眼眸注满深情，柔声道：“换了不是燕飞，皇上当不屑一问，由此可见燕飞在皇上心中的分量。夜哩！诗诗最怕黑，千千想回去陪伴她。”

燕飞在离拓跋仪营帐不远处，不幸地被高彦截着。眉头大皱的道：“大家不是说好了吗？一切待收复边荒集后再说。我现在有要事办，不要挡着我的路。”

高彦急躁地整个人像在燃烧着，一把扯着他道：“为了我，你什么事都要抛开，立即陪我到两湖去。”

燕飞失声道：“你在说笑吗？现在反攻边荒集在即，你却要我和你远赴两湖搞混？”

高彦低声下气的道：“你听我说好吗？刘爷说过十天后才发动攻势，即是我们有十天的时间。凭你我的绝世轻功，来回不过八天的光景，我只需一晚的时间见小白雁，尚剩下一天时间作缓冲，绝不会影响我们的光复大计。”

燕飞苦笑道：“如此来去匆匆，只会是白走一趟，究竟所为何事？”

高彦把他硬扯拉一旁，双目放光的道：“我想好哩！所谓打铁趁热，现在我正和小白雁爱得火烧般热烈，如把事情搁淡十多二十天，谁都不知道会出现什么变化。嘻！最重要是把生米煮成熟饭，只要有一晚时间，让我和她来个男欢女爱，保证她永远不会对我变心，说不定她还会和我私奔呢！”

燕飞吓了一跳，道：“你在说笑吧！两湖是聂天还的地头，你竟要在聂天还的眼皮子下去偷香窃玉，是否活得不耐烦了？我才不会陪

你去发疯。”

高彦不满道：“你摆明在推辞，以你燕飞曾偷进荥阳见千千的功夫，两湖帮的总坛算哪码子的一回事呢？问题在你是否愿意帮我的忙，其他一切全不是问题。”

燕飞定睛打量他，道：“你这小子是否发疯了呢？你和小白雁的爱是这么脆弱的吗？十多天都等不来。”

高彦颓然道：“我就算不是真疯，也差不了多少。我张开眼看到她，闭上眼看到她，没有了她我根本做不成人。唉！你既不肯帮忙，我只好一个人去闯。”

燕飞苦笑道：“你这小子，说这种话来逼我。唉！我前世定是欠了你的债。”

高彦双目睁大，不能置信的道：“你真的肯帮我？他奶奶的！我们立即动身。”

燕飞道：“给我半个时辰好吗？我还要交代一些事。”

高彦一声欢呼，忙道：“我立即去打点行装。”

说罢连翻三个筋斗的去了。

卓狂生揭帐而入，向仍呆坐燕飞帐内的刘裕道：“这小子怎会忽然变得如此兴奋开心的呢？咦！竟是刘爷。小飞呢？”

刘裕道：“你是否在说高彦？他不久前才从这里翻筋斗出去，现在仍那么兴奋吗？”

卓狂生在他跟前坐下，笑道：“照我刚才见到的，他仍在打筋斗。”

刘裕道：“找燕飞有什么事？”

卓狂生道：“老子费尽唇舌，又哄又吓，才逼得高彦那混账小子尽吐狗熊救美的精彩过程。他娘的！这小子竟遇到弥勒教妖人。从妖

人妖妇的对答里，知悉尼惠晖在卧佛寺正式解散弥勒教，接着卧佛寺忽然尽化飞灰，变成一个宽广数十丈的大坑。此事多少和燕飞有关，他却语焉不详，你问过他这件事吗？”

刘裕此时给卓狂生提醒，登时心中生出无数疑问。事实上他早感到燕飞在与孙恩的决战上言有未尽，只是见到他安然回来，欣喜盖过了一切，加上对燕飞的信任，所以没有深究。

燕飞因何要瞒他？究竟有什么难言之隐？

卓狂生细察他的神色，讶道：“原来连你都不知此事。”

刘裕苦笑道：“你是边荒的史笔，由你去问他吧！”

卓狂生道：“我肯放过他吗？哈！我的说书生意肯定愈做愈大。横竖碰着你，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刘裕心不在焉的道：“说吧！”

卓狂生道：“即使把高小子的话打个大折扣，小白雁对这小子该不无好感。我的问题很简单，高小子凭什么令小白雁倾心呢？”

刘裕哪有兴趣去想高彦和尹清雅之间的事，只好随口敷衍，希望把他打发走。遂道：“男女间的事根本是不讲常理，或许只是大家合眼缘，又或是宿世而来的冤孽吧！”

说到最后一句，不由牵动已愈埋愈深的痛楚，再不愿说下去。

他首次遇上王淡真是在乌衣巷谢家，当时从没想过与她有发展的机会，却始终忘不了她。后来在边荒集被纪千千触动了爱情的渴望，竟一发不可收拾，强烈至不能遏抑的去想她。唉！假如没有第二次的相遇，现在会是另一番光景，而非多一道永不能愈合的创伤。可惜造化弄人，老天爷竟是如此残忍。

正因王淡真，他完全投入反攻边荒集的行动去，因为只有这样他才可以重返北府兵，夺取北府兵的军权。只有成为北府兵大统领，他才可以完成玄帅的遗愿，并对桓玄展开大报复。终有一天，王淡真会



回到他身边。

只要她能再回到他身边，他绝不会计较她与桓玄的一段过去，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明白她不是自愿的。

卓狂生侃侃而言道：“说到领兵打仗我怎么也不及你刘爷，可是论到说书，恕我斗胆说一句你懂个屁。要是我每次说到男女之间的事，只以姻缘天定四个字作解释，如此我的说书馆肯定被人拆掉，还要原银奉还。来听说书者需要的是一个有启发性的合理解释，似是而非没有问题，但必须具备引人入胜的吸引力。明白吗？”

刘裕经他一轮抢白，哑口无言。

卓狂生斜眼睨着他道：“想听吗？”

刘裕一呆道：“听什么呢？”

卓狂生光火道：“当然是小白雁因何对高小子另眼相看哩！还有什么好说的。”

刘裕无奈道：“我正听着。”

卓狂生道：“你不关心高小子吗？提到你的那一节章目我也想妥，就叫‘勇刘裕一箭沉隐龙’，如何？”

刘裕道：“说回高小子吧！”

卓狂生道：“感兴趣哩！关键在巫女河的夺命一掌。”

刘裕糊涂起来，道：“有什么关系呢？高小子直至这刻仍死不肯相信在巫女河从背后差点打死他的是小雁儿。”

卓狂生道：“这恰是最精彩的地方，小白雁已亲口承认，我们的高小子偏是不相信。”

刘裕道：“看来高小子已在你能流芳百世的史笔下俯首称臣，献上整个故事。”

卓狂生道：“大家都是为后世的听书人着想。听着哩！小白雁暗算高彦后，不单没有补上另一掌，还逃难似的离开，因为她不但是首

次下手杀人，且本身怕黑兼怕鬼。就从那一刻开始，她心里有了高小子，感到对不起他。更要命的是高彦受创堕河前，仍不忘催她开溜逃命。嘿！正是在这种心态下，她发觉高小子没有死，爱的感觉立即在芳心内滋长。虽然她不肯承认，更认为高小子非她心目中的如意郎君。不过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小白雁之恋已成燎原之火，不可收拾。箭已在弦，弓张满，差的只是命中红心的一箭。精彩吧？”

说毕大笑去了。

邊荒傳說

卷八



第二章 打铁趁热

“究竟你和小珪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勿要瞒我。”

拓跋仪苦笑摇头，道：“这种事你管不了，且不会有益处。人是会变的，小珪已不是你以前认识的小珪了。”

燕飞沉吟片刻，问道：“刚才我来时，避席出帐的人是谁？我从未见过他。”

拓跋仪凝视他道：“他何处引起你的注意力？”

燕飞皱眉道：“首先此人是个高手，因为他高明至感到我一眼便把他看个通透。当他看我时我感应到他心里的恐惧，他害怕我。坦白说！我有把握在数招内取他性命，任他施尽浑身解数，也没法改变命运。”

拓跋仪讶道：“你似乎很不喜欢他。此人叫公羊信，是小珪重用的人，专派来助我。唉！你动气了！”

燕飞平静下来，道：“我是心痛。我一向晓得小珪为了复国，为了完成拓跋族雄霸天下的梦想，肯作出任何的牺牲。从小他看事物比我深谋远虑，看得更远大。这方面我是佩服他的。可是当他这方面的长处走向极端，反会令他没法把握眼前的形势，做出损人损己的事。所以我既伤心，亦感愤怒。小珪还将我燕飞放在眼内吗？”

拓跋仪骇然道：“你竟猜到族主的心意？”

燕飞道：“我不是今天才有此感觉。当年我们在边荒集并肩作战，反抗苻坚，便看出小珪对刘裕的顾忌。小珪还邀请刘裕加入他的一方。你道屠奉三因何忽然支持起刘裕来呢？”

拓跋仪道：“坦白说，我可以给你十个屠奉三支持刘裕的理由，

但仍解释不了以屠奉三的桀骜不驯，怎会甘心去扶助当时仍是无权无势的一个北府兵小将。”

燕飞道：“道理很简单，因为刘裕是屠奉三报复桓玄的唯一希望，纵然以目前的情况论此事是多么的不可能。可是不论是屠奉三或小珪，都对谢安九品观人之法有深切的敬畏，谢安既首肯刘裕为谢玄的继承人，此事本身对北府兵将士的影响力更是难以估计。所以只要有一个机会，刘裕将会如朝阳般升出地平线，照亮大地。屠奉三看到此点，小珪当然不会疏忽。刚才公羊信见到我时心生惧意，正因心里有鬼。忽然间我明白了一切，更明白你为何心事重重，忌讳不言。”

拓跋仪惨然道：“我该如何是好呢？你知道此事对你并没有好处，徒损害你和族主间的兄弟之情。”

燕飞断然道：“光复边荒集后，我会到盛乐助小珪应付慕容宝，更会要求小珪做个堂堂正正的人。要么就和刘裕在沙场上分出胜败，想用阴谋诡计杀他吗？便须想想能否过得我燕飞的一关。”

换了拓跋仪是任何人，亦绝不认为燕飞有吹嘘的成分。自燕飞斩杀竺法庆后，天下间已再没有人敢怀疑他的本领。

拓跋仪颓然道：“族主变得很厉害，如果你当面顶撞他，会令你们的关系破裂，那时更没有人可以和他说话。”

燕飞道：“我比任何人都明白他，我晓得如何和他对话。我们的兄弟之情如果如此经不起考验，弃之亦不足惜。”

拓跋仪道：“我仍认为这不是聪明的做法，更会破坏你们合作对付慕容垂、拯救千千主婢的大计。如此岂非因小失大？”

燕飞道：“这方面我自有分寸哩！你不用担心。”

心忖在对付慕容垂一事上，自己固然要倚赖拓跋珪，可是拓跋珪没有了他燕飞亦是不行。大家只有通力合作，方有各自达到目的的机会，缺一不可。

